

第八十九回

黃獅精虛設釘鉈會

金木土計鬧豹頭山

却說那院中幾個鐵匠，因連日辛苦，夜間俱自睡了。及天明起來打造，蓬下不見了三般兵器，一個個呆掙神驚，四下尋找。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，那鐵匠一齊磕頭道：『小主啊，神師的三般兵器，都不知那裏去了！』

小王子聽言，心驚胆戰道：『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。』急奔暴紗亭看時，見白馬尚在廊下，忍不住叫道：『師父還睡哩！』沙僧道：『起來了。』即將房門開了，讓王子進裏看時，不見兵器，慌慌張張問道：『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？』行者跳起道：『不會收啊！』王子道：『三般兵器，今夜都不見了。』八戒連忙爬起道：『我的鉈在麼？』小王道：『適纔我等出來，只見衆人前後找尋不見，弟子恐是師父收了，却纔來問。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，想必藏在身

邊哄弟子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委的未收，都尋去來。」

隨至院中蓬下，果然不見踪影。八戒道：「定是這夥鐵匠偷了！快拿出來！略遲了些兒，就都打死打死！」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：「爺爺！我們連日辛苦，夜間睡着，及至天明起來，遂不見了。我等乃一樸凡人，怎麼拿得動？望爺爺饒命！饒命！」行者無語，暗恨道：「還是我們的不是。既然看了式樣，就該收在身邊，怎麼却丟放在此？那寶貝霞彩光生，想是驚動甚麼歹人，今夜竊去也。」八戒不信道：「哥哥說那裏話！這般個太平境界，又不是曠野深山，怎得個歹人來？定是鐵匠欺心，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，認得是三件寶貝，連夜走出王府，夥些人來，抬的抬，拉的拉，偷出去了！拿過來打呀！打呀！」衆匠只是磕頭發誓。

正嚷處，只見老王子出來，問及前事，却也面無人色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神師兵器，本不同凡，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挫不動，况孤在此城，今已五代，不是大胆海口，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；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，也頗懼孤之法度，斷是不敢欺心，望神師再思可矣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用再思，也不須苦賴鐵匠。我問殿下：你這州城四面，可有甚麼山林妖怪？」王子道：「神師此問，

甚是有理。孤這州城之北，有一座豹頭山。山中有一座虎口洞。往往人言洞內有仙，又言有虎狼，又言有妖怪。孤未曾訪得端的，不知果是何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消講了，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，一夜偷將去了。」叫：「八戒，沙僧，你都在此保着師父，護着城池，等老孫尋訪去來。」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，一一揀登。

好猴王，辭了三藏，吻哨一聲，形影不見，早跨到豹頭山上。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，一瞬即到。竟上山峯觀看，果然有些妖氣。真是——

龍脈悠長，地形遠大。尖峯挺挺插天高，陡澗沉沉流水急。山前有瑤草鋪茵，山後有奇花佈錦。喬松老柏，古樹修篁。山鴉山鵲亂飛鳴，野鶴野猿皆嘯唳。懸崖下，麋鹿雙雙；峭壁前，獾狐對對。一起一伏，遠來龍九曲九灣；潛地脈，埂頭相接玉華州，萬古千秋興勝處。

行者正然看時，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，急回頭視之，乃兩個狼頭妖怪，朗朗的說着話，向西北上走。行者揣道：「這定是巡山的怪物，等老孫跟他去聽聽，看他說些甚的。」捻着訣，

念個呪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蝴蝶兒，展開翅，翩翩翩翩，竟自趕上。果然變得有樣範——

一雙粉翅，兩道銀鬚。乘風飛去急，映日舞來徐。渡水過牆能疾俏，偷香弄絮甚歡娛。體輕偏愛鮮花味，雅態芳情任卷舒。

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，飄飄蕩蕩，聽他說話。那妖精的叫道：『二哥，我大王連日僥倖，前月裏得了一個美人兒，在洞內盤桓，十分快樂；昨夜裏又得了三般兵器，果然是無價之寶，明朝開宴慶「釘鈿會」哩。我們都有受用。』這個道：『我們也有些僥倖：拿這二十兩銀子買豬羊去，如今到了乾方集上，先吃幾壺酒兒，把東西開個花帳兒，落他二三兩銀子，買件綿衣過寒，却不是好？』

兩個怪說說笑笑的，上大路急走如飛。行者聽得要慶釘鈿會，心中暗喜；欲要打殺他，爭奈不干他事；況手中又無兵器。他即飛向前邊，現了本相，在路口上立定。那怪看看走到身邊，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，念一聲『唵吽咤喇』，即使個定身法，把兩個狼頭精定住，眼睜睜，口也難開，直挺挺，雙腳站住。又將他扳翻倒，搗衣搜檢，果是有二十兩銀子，着一條搭包兒打在

腰間裙帶上，又各掛着一個粉漆牌兒。一個上寫着「刁鑽古怪」，一個上寫着「古怪刁鑽」。

沒甚說，好大聖取了他銀子，解了他牌兒，返跨步回至州城。到王府中，見了王子，唐僧並大小官員，匠作人等，具言前事。八戒笑道：『想是老豬的寶貝，霞彩光明，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。但如今怎得他來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兄弟三人俱去。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，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，教殿下尋幾個豬羊。八戒，你變做刁鑽古怪，我變做古怪刁鑽，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，走進那虎口洞裏，得便處，各人拿了兵器，打絕那妖邪，回來却收拾走路。』沙僧笑道：『妙，妙，妙！不宜遲，快走！』老王果依此計，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，四五腔羊。

他三人辭了師父，在城外大顯神通。八戒道：『哥哥，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，怎生變得他模樣？』行者道：『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裏，直到明日此時方醒。我記得他的模樣，你站下，等我教你變。——如此……如彼……就是他的模樣了。』那獸子真個口裏念着咒，行者吹口仙氣，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。行者即

變做古怪刁鑽，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。沙僧打扮得像個販豬羊的客人。一起兒趕着豬羊，上大路，竟奔山來。不多時，進了山凹裏，又遇見一個小妖。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！看那——

圓溜溜兩隻眼，如燈幌亮；紅刺蛾一頭毛，似火飄光。糟鼻子，獠牙尖利；查耳朶，砍額頭，青臉泡浮。身穿一件淺黃衣，足踏一雙莎蒲履。雄雄糾糾若兇神，急

急忙忙如惡鬼。

那怪左脇下挾着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，迎着行者叫道：『古怪刁鑽，你兩個來了？買了幾口豬羊？』行者道：『這趕的不是？』那怪朝沙僧道：『此位是誰？』行者道：『就是販豬羊的客人。還少他幾兩銀子，帶他來家取的。你往那裏去？』那怪道：『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，明早赴會。』行者綽他的口氣兒，就問：『共請多少人？』那怪道：『請老大王坐首席，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衆，約有四十多位。』

正說處，八戒道：『去罷，去罷！豬羊都四散走了！』行者道：『你去邀着，等我討他帖兒看看。』那怪見自家人，即揭開取出，遞與行者。行者展開看時，上寫着：——

「明辰敬治饋酌慶『釘鉈嘉會』，屈尊車從過山一敘。幸勿外，至感！右啟祖翁。」

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。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。」

行者看畢，仍遞與那怪。那怪放在匣內，竟往東南上去了。沙僧問道：「哥哥，帖兒上是甚麼話頭？」行者道：「乃慶釘鉈會的請帖。名字寫着『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』。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。」沙僧笑道：「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。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？」八戒聽言，笑道：「是老豬的貨了！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是你的貨？」八戒道：「古人云：『獼母豬專趕金毛獅子。』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。」他三人說說笑笑，趕着豬羊，却就望見虎口洞門，但見那門兒外——

周圍山遶翠，一脈氣連城。峭壁拔青蔓，高崖掛紫荊。鳥聲深樹匝，花影洞門迎。不

亞桃源洞，堪宜避世情。

漸漸近於門口，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，在那花樹之下頑耍。忽聽得八戒「呵！呵！」趕豬羊到時，都來迎接，便就捉豬的捉豬，捉羊的捉羊，一齊網倒。早驚動裏面妖王，領十

數個小妖，出來問道：『你兩個來了？買了多少猪羊？』行者道：『買了八口猪，七腔羊，共十五個牲口。猪銀該一十六兩，羊銀該九兩。前者領銀二十兩，還欠五兩。這個就是客人，跟來找銀子的。』

妖王聽說，即喚：『小的們，取五兩銀子，打發他去。』行者道：『這客人，一則來找銀子，二來要看看嘉會。』那妖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個刁鑽兒，慫恿你買東西罷了，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！』八戒上前道：『主人公得了寶貝，誠是天下之奇珍，就教他看看怕怎的？』那妖咄的一聲道：『你這古怪也可惡！我這寶貝，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，倘這客人看了，去那州中傳說，說得人知，那王子一時來訪求，却如之何？』行者道：『主公，這個客人，乃乾方集後邊的人，去州許遠，又不是他城中人也，那裏去傳說？二則他肚裏也餓了，我兩個也未會吃飯。家中有現成酒飯，賞他些吃了，打發他去罷。』

說不了，有一小妖，取了五兩銀子，遞與行者。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：『客人，收了銀子，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。』沙僧仗着胆，同八戒、行者，進於洞內，到二層廠廳之上，只見正

中間桌上，高高的供養着一柄九齒釘鉞，真個是光彩映目；東山頭靠着一條金箍棒，西山頭靠着一條降妖杖。那怪王隨後跟着道：『客人，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鉞，你看便看，只是出去，千萬莫與人說。』沙僧點頭稱謝了。

噫！這正是「物見主，必定取」！那八戒一生是個魯莽的人，他見了釘鉞，那裏與他敘甚麼情節，跑上去，拿下來，輪在手中，現了本相，丟了解數，望妖精劈臉就築。這行者，沙僧，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，現了原身，三弟兄一齊亂打，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，轉入後邊，取一柄四明鏝，桿長鐮利，趕到天井中，支住他三般兵器，厲聲喝道：『你是甚人，敢弄虛頭騙我寶貝！』

行者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個賊毛團！你是認我不得！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。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，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爲師，學習武藝，將我們寶貝作樣，打造如式兵器，因放在院中，被你這賊毛團貪夜入城偷來，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！不要走！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嘗嘗！』那妖精就舉鏝來敵。這一場，從天井中鬪出前門，看他三僧攪一怪好殺！——

呼呼棒若風，滾滾鉞如雨。降妖杖舉滿天霞，四明鐘伸雲生綺。好似三仙煉大丹，火光彩幌驚神鬼。行者施威甚有能，妖精盜寶多無禮！天蓬八戒顯神通，大將沙僧英更美。弟兄合意運機謀，虎口洞中興鬪起。那怪豪強弄巧乖，四個英雄盡斃。比當時殺至日頭西，妖邪力軟難相抵。

他們在豹頭山鬪多時，那妖精抵敵不住，向沙僧前喊一聲『看鏢！』沙僧讓個身法躲過，妖精得空而走，向東南巽宮上，乘風飛去。八戒拽步要趕，行者道：『且讓他去。自古道：『窮寇勿追。』且只來斷他歸路。』八戒依言。三人竟至洞口，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，盡皆打死。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，馬鹿山羊，被大聖使個手法，將他那洞裏細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豬羊，通皆帶出。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。八戒使兩個耳朵搨風，把一個巢穴一時燒得乾淨，却將帶出的諸物，即轉州城。

此時城門尚開，人家未睡。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。只見他們撲哩撲刺的丟下一院子死獸豬羊及細軟物件，一齊叫道：『師父，我們已得勝回來也！』那殿下喏喏相謝。

唐長老滿心歡喜，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。沙僧攙起道：『且莫謝，都近前看看那物件。』王子道：『此物俱是何來？』行者笑道：『那虎狼彪豹，馬鹿山羊，都是成精的妖怪。被我們取了兵器，打出門來。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。他使一柄四明鏢，與我等戰到一晚，敗陣逃生，往東南上走了。我等不會趕他，却掃除他歸路，打殺這些羣妖，搜尋他這些物件，帶將來的。』

老王聽說，又喜又憂。喜的是得勝而回，憂的是那妖日後報讐。行者道：『殿下放心。我已慮之熟處之當矣。一定與你掃除盡絕，方纔起行，決不至貽害於後。我午間去時，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。我看他帖子上寫着「明辰敬治餚酌慶釘鉈嘉會，屈尊車從過山一叙。幸勿外至感。右啟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。」名字是「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。」纔那妖精敗陣，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。明辰斷然尋我們報讐，當情與你掃蕩乾淨。』老王稱謝了，擺上晚齋。師徒們齋畢，各歸寢處不題。

却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。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，喚名九曲盤桓洞。

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。當夜足不停風，行至五更時分，到於洞口，敲門而進。小妖見了道：『大王，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，老爺留他住到今早，欲同他來赴你釘耙會，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？』妖精道：『不好說，不好說！會成不得了！』

正說處，見青臉兒從裏邊走出道：『大王，你來怎的？』老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。』妖精慌張張的，只是搖手不言。

少頃，老妖起來了，喚入這妖精丟了兵器，倒身下拜，止不住腮邊淚落。老妖道：『賢孫，你昨日下午，今早正欲來赴會，你又親來，爲何發悲煩惱？』妖精叩頭道：『小孫前夜對月閑行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，急去看時，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：一件是九齒濇金釘耙，一件是寶杖，一件是金箍棒。小孫即使神法攝來，立名「釘耙嘉會」，着小的們買豬羊果品等物，設宴慶會，請祖爺爺賞之，以爲一樂。昨差青臉來送柬之後，只見原差買豬羊的刁鑽兒等趕着幾個豬羊，又帶了一個販買的客人來找銀子。他定要看會去，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，不容他看。他又說肚中饑餓，討些飯吃，因教他後邊吃飯。』

『他走到裏邊，看見兵器，說是他的。』三人就各搶去一件，現出原身：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尙，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尙，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尙。他都不分好歹，喊一聲亂打，是小孫急取四明鎗趕出與他相持，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。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，因過州城，倒換關文，被王子留住，習學武藝，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，放在院內，被我偷來，遂此不忿相持。不知那三個和尙叫做甚名，却俱有本事。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，所以敗走祖爺處。望拔刀相助，拿那和尙報讐，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！』

老妖聞言，默想片時，笑道：『原來是他。我賢孫，你錯惹了他也！』妖精道：『祖爺知他是誰？』老妖道：『那長嘴大耳者，乃豬八戒；晦氣色臉者，乃沙和尚；這兩個猶可。那毛臉雷公嘴者，叫做孫行者。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：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，十萬天兵也不會拿得住。他專意尋人的。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闖禍的個都頭！你怎麼惹他？——也罷，等我和你去把那厮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！』那妖精聽說，即叩頭而謝。

當時老妖點玃獅、雪獅、狻猊、白澤、伏狸、搏象諸孫，各執鋒利器械，黃獅引領，各縱狂風，竟

至豹頭山界，只聞得煙火之氣撲鼻，又聞得有哭泣之聲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裏叫主公哭主公哩。妖精近前喝道：『你是真刁鑽兒，假刁鑽兒？』二怪跪倒，噙淚叩頭道：『我們怎是假的？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，走至山西邊大路之上，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，他啐了我們一口，我們就腳軟口強，不能言語，不能移步；被他扳倒，把銀子搜了去，牌兒解了去，我兩個昏昏沉沉，直到此時纔醒。及到家，見煙火未息，房舍盡皆燒了，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，故在此傷心痛哭。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。』

那妖精聞言，止不住淚如泉湧，雙腳齊跌，喊聲振天，恨道：『禿廝！十分作惡，怎麼幹出這般毒事，把我洞府燒盡，美人燒死，家當老小一空，氣殺我也，氣殺我也！』老妖叫猱獅扯他過來道：『賢孫，事已至此，徒惱無益。且養全銳氣，到州城裏拿那和尚去。』那妖精猶不肯住，哭道：『老爺！我那們個山場，非一日治的；今被這禿廝盡毀，我却要此命做甚的！』掙起來，往石崖上撞頭磕腦；被雪獅、猱獅等苦勸方止。當時丟了此處，都奔州城。只聽得那風滾滾，霧騰騰，來得甚近，說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，拖男挾女，顧不得家私，都往州城中走。走入城門，將門閉

了。有人報入王府中道：『禍事禍事！』

那王子唐僧等，正在暴紗亭吃早齋，聽得人報禍事，却出門來問。衆人道：『一羣妖精，飛沙走石，噴霧掀風的，來近城了！』老王大驚道：『怎麼好？』行者笑道：『都放心！都放心！這是虎口洞妖精，昨日敗陣，往東南方去，騷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。等我同兄弟們出去，吩咐教關了四門，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。』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，點起人夫上城。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劄，旌旗蔽日，炮火連天。行者三人，却半雲半霧，出城迎敵。這正是：

失却慧兵緣不謹，頓教魔起衆邪凶。

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四 遊 記 第 八 十 九 回

一六